



郑光路，独立学人。致力于近现代史和巴蜀乡土文化研究近30年。长期坚持“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以文学写作的创作方式去研究历史”。作品具有材料新奇、题材重大等特色，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形成其“文史结合、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海内外人士评论，作者填补了不少相关研究领域空白。作者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已出版长篇作品有：《气卷神州》、《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文革高潮中的四川》、《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海外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斗之喧嚣怪状》（海外出版）、《打工妹怪遇》、《川人大抗战》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文史作品《川人大抗战》曾引起重大反响，被国内外上百家刊物、报纸、网络转载并予以高度评价，2006年荣获四川省文学创作最高奖项的第五届“四川文学奖”。

电子邮箱：zgl706@263.net



出 版 前 言

“巴蜀”地区（包括现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号称“天府之国”。历朝历代都是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之地。

巴山蜀水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其中许多奇闻秘事，不但外地人不清楚，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并不了解。巴蜀文化，已成为越来越引起中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通过此书你将了解你以前并不知道的一些身边奇事。如果你是外国游子、异乡客人，翻开此书，你将会为这块神秘土地所吸引，渴望亲历巴山蜀水。

每个地方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从古至今，地方典籍、乡土野史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鲁迅先生曾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还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



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野史杂说，因其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从古至今极受人们重视，有着正史经传绝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一部记录乡土文化的优秀地方图志，不但受本乡本土读者青睐，而且更受异乡人士欢迎。这类书籍，如陈年老酒经久越醇，极富收藏价值，足可传之子孙后代。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历史上号称“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从有确切记载的开明九世建都成都算起，至今已有约 2500 年历史。而 21 世纪初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更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 3000 年以上。成都今日的辉煌，是建筑在昔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上的。因此，了解成都，了解四川，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使之不被遗忘、不被湮没并得以传承，这既是我们的需要，更是一种责任。

这本雅俗共赏的《成都旧事》，披露了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或几乎被淡忘了的成都历史上的奇闻秘事，极具特色。本书作者郑光路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人生经历丰富、交游甚广：从高级官员到底层民众，从文人雅士到武林豪客、僧道人士等三教九流人物……作者谙熟巴蜀文化和四川、成都历史，收藏各种旧资料和文物极为丰富，所以他写的文章题材和视角都很独到，极具内涵，受到各界好评。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叙述了成都的一些历史掌故、街巷园林、风土人情。如《成都历代开国君王》，介绍了从上古直至明末在成都称帝称王的 12 位君主。《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介绍了许多成都的古街、老街形成、演变的历程及其名称的来



成都

舊事

出版前言

由和沿革。许多为我们所熟知并经常使用却又不不知其所由来的老地名、老街名，读完本篇会令你恍然大悟之感。此外，还有介绍老成都风土人情、民俗风貌的《百年成都劝业场》《成都庙会的历史风云》《闻名全国的青羊官打播》《一百年前的成都人过年》等。

第二方面的内容，叙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如《四川名将岳钟琪》为我们介绍了一位战功卓著而又经历坎坷艰险的四川提督大将军；《四川总督丁宝桢》记叙了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一身正气的慨然形象及其建树和传说；《清末奇人傅崇集》介绍了成都近代史上一位勇开风气之先、堪称“百科全书”的奇人；《巴金的〈家〉和“家”》，叙述了成都巴金老家、巴金祖籍、他的创作道路及解放后巴金数次回故乡的情况。

本书第三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史实或人物，具重要史料价值。如《成都拆毁“老皇城”始末》，讲述了非常年代中成都的珍贵文物古建筑“老皇城”毁于派性争斗的经过，让人扼腕；《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馆》记录了成都较早的对外交往过程等等。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第一，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本书几乎每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作者苦心收藏的独家史料，足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每篇文章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文后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或资料来源。事实上，本书很多文章的初稿曾在《文史精华》《文史博览》《炎黄春秋》《体育文化导刊》《名人传记》等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及《党史文苑》《党史纵览》《党的建设》《青年作家》等严肃刊物上发表。

第二，本书可读性极强，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本书作者主张发扬司马迁《史记》中“文史结合”的优秀

传统，长期实践以大众化语言叙事，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叙说枯燥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学术问题，避免让读者昏昏欲睡的那种“论文”式写作模式……

本书披露的“奇事”，并不仅仅是“解密”、“搜奇”，实际上大都是某种历史话题的研究。但作者这种研究，不是故作深沉、玩弄玄虚和卖弄技巧，而是像和老朋友摆“龙门阵”一样娓娓道来，令人读起来趣味无穷、欲罢不能。正像国内外一些报刊评论的那样：作者行文风格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显示了深厚的学者风范和写作功力。

第三，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多幅，文图并茂，令人赏心悦目。

附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是《四川旧事》的姊妹篇，也可称之为“续集”或补充。成都是四川之一部，而四川为成都之所在。二者不可能截然分清。本书之所以分为《四川旧事》和《成都旧事》二部，主要是为了编排和篇幅安排上的方便。事实上，这两部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很难用地域上的“成都”和“四川”来区分开的，这点尤需提请读者们注意。

二〇〇七年五月



成都

舊事

出版前言





目 录

1

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成都最早的街道 / 1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文庙街 / 1 君平街、支矶石街、天涯石街 / 4 锦里、锦官驿、驷马桥、琴台 / 7

清代成都街道的重建 / 12

战乱中毁灭的城市 / 12 城坊街道的重建 / 16 清末街道的辉煌和污垢 / 20

民国时期的成都街道 / 23

拆少城建街巷 / 24 杨森修马路 / 28 抗战的影响 / 29
末世的破旧苍凉 / 33

春熙路的沧桑 / 34

修建春熙路时的“拆迁”风波 / 34 杨森、刘师亮和俞凤岗 / 36 “春熙路”的得名和扩展完善 / 39 “文革”乱世中的春熙路风貌 / 42 2001年后史无前例的大改造 / 45

蜀中古街“东大街” / 46

清朝末年的东大街 / 46 “夜市”“灯市”流传千年 / 49
古意盎然的“城隍出驾” / 51 东大街浓缩百年交通历史 / 55

62

李劫人和天回镇

作家是“地方志”专家 / 62

为什么将天回镇作为特定历史舞台 / 64

生动定格记录的古镇 / 66

72

四川第一座公园

玉昆将军倡建少城公园 / 72

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功能”园林 / 75

成都最早最大的公众体育场所 / 81

85

成都百年劝业场

周善培倡建劝业场 / 85

开现代文明新风 / 89

百年沧桑多酸辛 / 94

100

成都庙会的历史风云

老庙会自古闻名 / 100

清末的“劝业会” / 103

乱世“花会”云烟 / 109

114

闻名全国的青羊宫“打擂”

民国后兴起打擂台 / 114

上擂台发狠争输赢 / 117

取胜因素种种 / 120

20世纪40年代后的兴衰 / 121

126

文殊院的前世今生

武担山下早期的梵呗声 / 126

文殊院究竟建于何时 / 129

“人间佛教”——丛林 / 133

140

一百年前的成都人“过年”

杀年猪、腊八粥和吃“禡牙” / 140

“祭灶”和“辞岁” / 142

从“走喜神方”到“游百病” / 147

153

成都拆毁“老皇城”始末

“老皇城”的历史烟云 / 153

两大派为夺权争表“忠心” / 158

震动省内外的“敬建工程” / 161

“万岁馆”的历史变化 / 167

170

成都历代开国君王

开明九世、公孙述、刘备 / 170

李雄、李寿、范贲、谯纵、肖纪 / 174

王建、孟知祥、李顺、张献忠 / 176

182

四川名将岳钟琪

战功赫赫国之栋梁 / 182

清朝历史大案的主角 / 187

老将出马建奇功 / 191

197

四川总督丁宝楨

初到四川栽筋斗 / 197

山东和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 200

都江堰和官保肉丁 / 204

一清如水死四川 / 207

209

清末奇人傅崇榘

报刊出版界先驱 / 209



彩票和黄包车风波 / 213
价值非凡的《成都通览》 / 217

223

巴金的“家”和《家》

巴金的“老家” / 223
巴金祖辈入川脉路 / 225
嘉兴“老家”寻踪 / 227
成都的“家” / 229
广元的“家” / 233
巴金的“家”和小说《家》 / 234
离开成都的“家” / 237
解放前的两次回“家” / 239
“文革”前的两次回“家” / 242
1987年第五次回“家” / 243

249

清末的成都外国领事馆

最先入川的外国使臣和外国人 / 249
清末领事馆的建立 / 251
保路运动的冲击 / 254
惊涛骇浪到上海 / 257

262

成都近代慈善事业

清末：慈善机构众多 / 262
民国：“慈惠堂”成为中流砥柱 / 267
附录：中央电视台报道《慈善义演幕后》 / 275



成都

舊事

目录





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成都最早的街道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古城的沧桑年轮、历史碎片，更是体现成都特色和传统文化之根。但，你能说清成都最早的一些老街在哪里吗？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文庙街

距今约 3500 年的夏商之际，就建立有古蜀国。大约在 2500 年前，蜀王开明九世把都城从广都樊安（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建起土城。公元前 316 年秋，秦灭蜀国，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作为蜀郡治所。公元前 311 年，秦惠王据张仪建议，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修筑成都城，城周 12 里，高 7 丈。后人便多以公元前 310 年为成都建城日，距今已 2300 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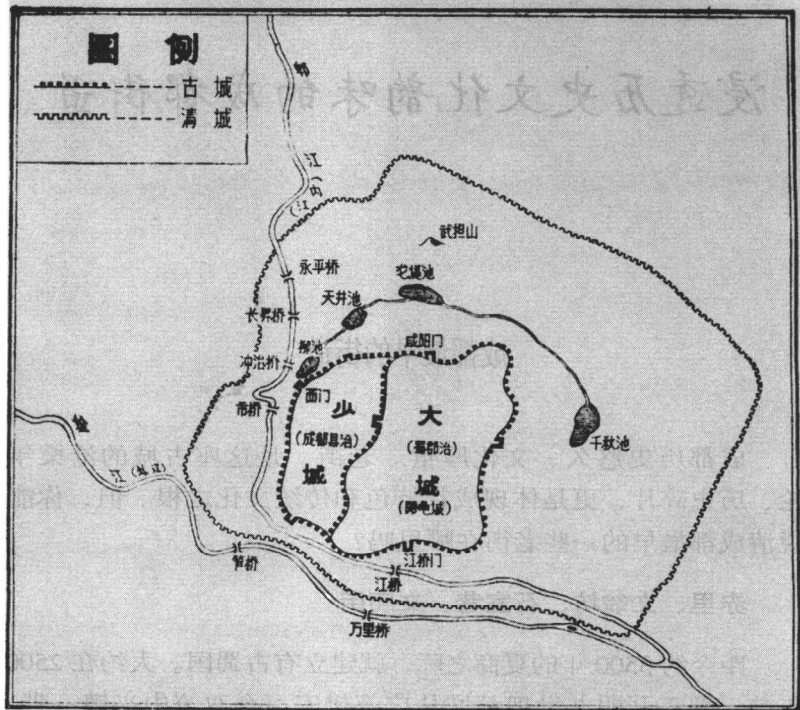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的无数街道，迭经多个朝代的多次兴废。明末清初的 1646 年，成都又一次城毁人空，至 1659 年后四川巡抚张德地等人才又重修成都城。故清代成都街道遗留至今，翔实可考者约 340 年^①。

难道说成都老街只有 300 多年历史？当然不是！

通过浩瀚典籍和详考城市地理，可追溯出这座古城的许多



秦代创筑大少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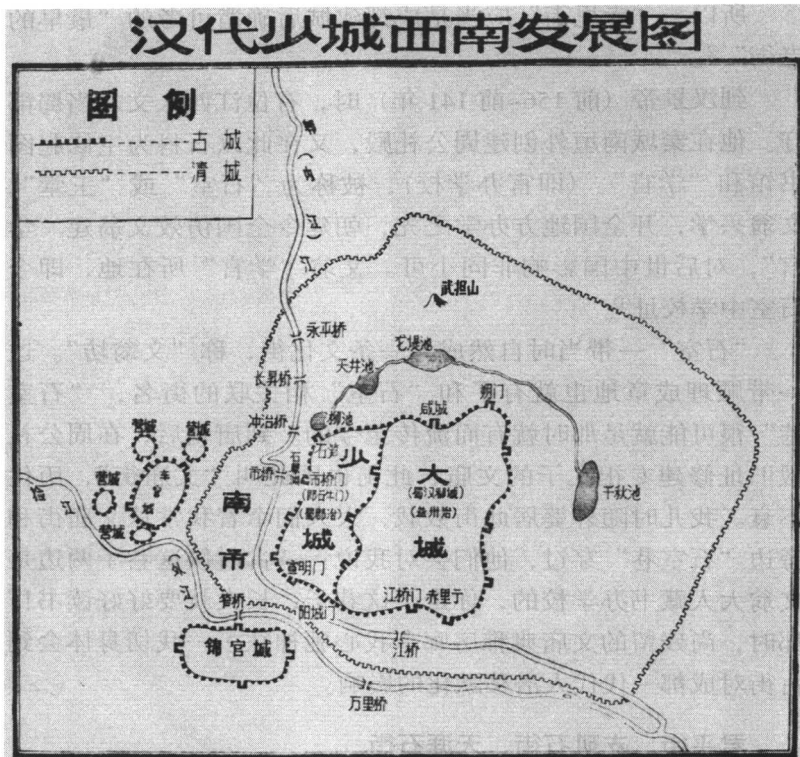


秦代筑成都大城少城示意图（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老街”。这些“老街”至今仍大致存在于古时原址，或一直给现今街道以深深影响。这就是成都老街名充满历史韵味的原因。

据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张仪、张若修筑的成都城，东边叫“大城”，西边叫“少城”（不是清代修的少城）。大城和少城在同一城墙内，中间又以城墙相隔，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大城”北近武担山（今北较场成都军区内），南至秦人新建的赤里。书中还说“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这里明明白白地说秦汉时蜀郡官衙所在地是“赤里街”。

“里”相当如今说的居民点（现成都仍有三多里、祥和里



汉代成都城示意图。从图中可见，汉代成都大城外另筑“锦官城”“车官城”。“锦官城”位置大致在今南门大桥至百花潭之间（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等)；古时“街”则指通衢大道。很可能筑城之初，“赤里”主要是民居，日渐繁荣后改称“赤里街”。它在什么位置？北宋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中说：“成都之南街名赤里。”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古迹一》中说得明白：在清朝嘉庆前“仍称赤里，今则通呼南大街，而赤里之名隐矣。”由此可知“赤里街”在今南大街一带，这是秦汉时期成都的中心街道；“赤里”或“赤里街”的古街名一直保留到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才逐渐消失。

所以，“赤里街”应当是成都建城后确凿可考的“最早的老街”^②。

到汉景帝（前156~前141年）时，有位江西人文翁当蜀郡守。他在秦城南垣外创建周公礼殿，又在此以石料为主修起图书馆和“学官”（即官办学校），被称为“石室”或“玉堂”。文翁兴学，开全国地方办学之先，朝廷令全国仿效文翁建“学官”，对后世中国影响非同小可。文翁“学官”所在地，即今石室中学校址^①。

“石室”一带当时自然成为一条文化街，称“文翁坊”。这一带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和“石室”相关联的街名，“石室巷”很可能就是那时就有而流传至今的。到唐朝后，在周公礼殿旧址修建专祀孔子的文庙，此街也因此叫“文庙街”，历代不衰。我儿时随外婆居此街数载，大人们牵着我常从文庙街和旁边“石室巷”穿过，他们会对我说：“古时候这巷子两边是文翁大人藏书办学校的，你走了这巷子，长大就要好好读书！”那时，尚残留的文庙典雅房廊令我心驰神往……我亲身体会到古街对成都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君平街、支矶石街、天涯石街



1999年的君平街（郑光路摄）

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成帝年间（前32~前6年），离文翁“石室”不远的一条街上，有家卜卦铺子，每天门庭若市。一位仙风道骨的高人，坐在堂中为人卜卦。这条街，就是汉朝成帝后出现的“君

平街”。

严君平，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可别小看这位算命先生。原来，严君平认为算命职业虽低微，但也可给老百姓做好事。年轻人来算命，诱导他要尽孝道；弟弟来算命，诱导他要尊重哥哥；当官的来算命，诱导他要勤于政事……总之，“各因势导之以善”^③。不难明白：这位老先生占卜仅是形式，而以“做思想工作”为主。所以《华阳国志》说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假蓍龟以教。”^④他每天只算几个人，得一百钱能养活自己就关门大吉，放下门帘为人讲学，大文学家扬雄就曾是他的学生。他还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著《老子指归》等书。

算命先生严君平其实是一位不慕仕途的杰出民间学者和思想家。如果说文翁是以创办官学著名，严君平则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民间办学的先行者，这一点以前常被忽视。他节操清奇，享年90余，史书称其受“蜀人爱敬”。他居住过的街道很自然地名为“君平街”，且两千多年来从未改变。这位“大隐于市”的高人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许多大诗人都写诗歌赞咏。

而支矶石街也与严君平紧密相关。“支矶石”是一块高2.12米，宽约0.8米，呈不规则方柱形的大石头，如今有人认为是陨石，也有人认为是古蜀人为祭祀而立的碑或古蜀墓碑。成都支矶石、天涯石、五块石这类大石，通称为“大石遗迹”。因为严君平先生太杰出了，后人难免将他老人家视若神仙。于是严君平死后200多年，他和这块闹不清来历的老古董支矶石就被扯到一起。西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有个海岛上住的人，见每年八月都有“浮槎”（即木筏）飘来，这个人便麻起胆子带上干粮“乘槎而去”。十多天后沿天河到一城郭，“遥望宫中多织妇”，还有一个牵牛小伙。此人即问：“这是哪里哟？”牵牛小伙答：“你去蜀地访严君平，就晓得了！”

这个“探险者”后来被各种史书附会成汉朝通西域的张骞。



如《蜀中广记》等典籍上，记叙博望侯张骞探寻黄河源头，归舟中载一大石，去见严君平。君平惊讶地说：“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郎和织女星，原来就是你嘛？这是织女支撑织布机的石头嘛！”张骞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对头！我寻河源至一处，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问此何地？女子答：‘此非人间也！此石送你，回去问蜀人严君平，他会给你说个明白！’”

唐朝大诗人岑参到成都，去君平街吊古，写《卜肆》诗云：“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矶石，还在人间否？”可见有严君平遗迹的君平街在唐时已非常有名。唐诗人李商隐更生风流奇想，写《海客》诗说：“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矶石赠君。”织女不怕牛郎哥哥吃酸醋，居然红杏出墙跑去婚外恋，把支矶石作相思信物，赠给地球人……我想：李商隐先生很可能是全世界写宇宙“外星人”恋爱的鼻祖。

唐朝赵璘所撰《因话录》中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矶石’，皆云：当时君平留。”这是说：至少唐朝后期，建于君平街遗址的严真观内已有支矶石，并被蜀人视为神物。据同治时修的《成都县志·艺文》中说：到清代有人建小庙保护支矶石，还有人焚香祭祷，还有个老太婆居此司香火……

清代修建满城以后，君平街改称“君平胡同”。民国初年，因这里有上述的支矶石小庙，就把街名改成支矶石街。这街东起长顺上街，西止下同仁路。但那时改街名的地方当局觉得历史悠久的君平街还是应当保留，又把满城南垣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南口长约一里的那条新街定名为君平街。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君平街其实就是现支矶石街一带^{⑤⑥}。

民国初期这一不大慎重的改街名，改去改来给后人造成了一些混乱。支矶石 1958 年移至文化公园水池边，并新刻“支矶石”三字。

成都以石头命名的街还有天涯石、五块石等。宋朝朱秉器



《漫记》中说：天涯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厚仅半尺，瘞根土中，曳之皆摇摇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明陆琛《蜀都杂钞》：“天涯石在城东门宝光寺侧，有亭覆之。”可猜度现在的天涯石街至少宋朝前就应有有了。

成都以古老石头为街名，这不仅仅是传说，而是蜀中前辈们以此寄托探索宇宙奥秘的殷切希望。这在整个中国都是不多见的。

锦里、锦官驿、驷马桥、琴台

汉代成都两江环抱，十八座城门。西汉末年的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真是繁华之极。

晋朝左思的《蜀都赋》写得更气势辉煌：“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袿服靓妆。”“隧”就是街巷，“肆”就是商铺。这首为成都写的赞美诗一出世就被纷纷传诵，“洛阳纸贵”的成语就由此而产生。

从赋中可见 1800 年前成都繁华情景：男男女女身穿炫目漂亮的时装逛街，成百条街巷，上千家商铺，货物堆积如山……诗赋中的画面，简直让人油然联想到现在喧闹的春熙路来！但左思先生大笔却不曾记录下他也许认为是琐屑的汉晋时成都的街名，这实在令今人遗憾！

武侯祠旁边历时三年打造的“锦里”，于 2004 年 11 月 1 日正式开市，有“成都版清明上河图”之称。我曾听到过不少人议论：这新修的“锦里”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

详考史籍，汉代的“少城”南部是商业区；后来发展至城外，故城门叫市桥门，桥叫市桥，桥南即商贸发达的南市，大概位置在现在锦里西路到西较场一带的锦江两岸。

成都汉时的清碧江水，真令现在的人们羡慕！蜀国自古蚕